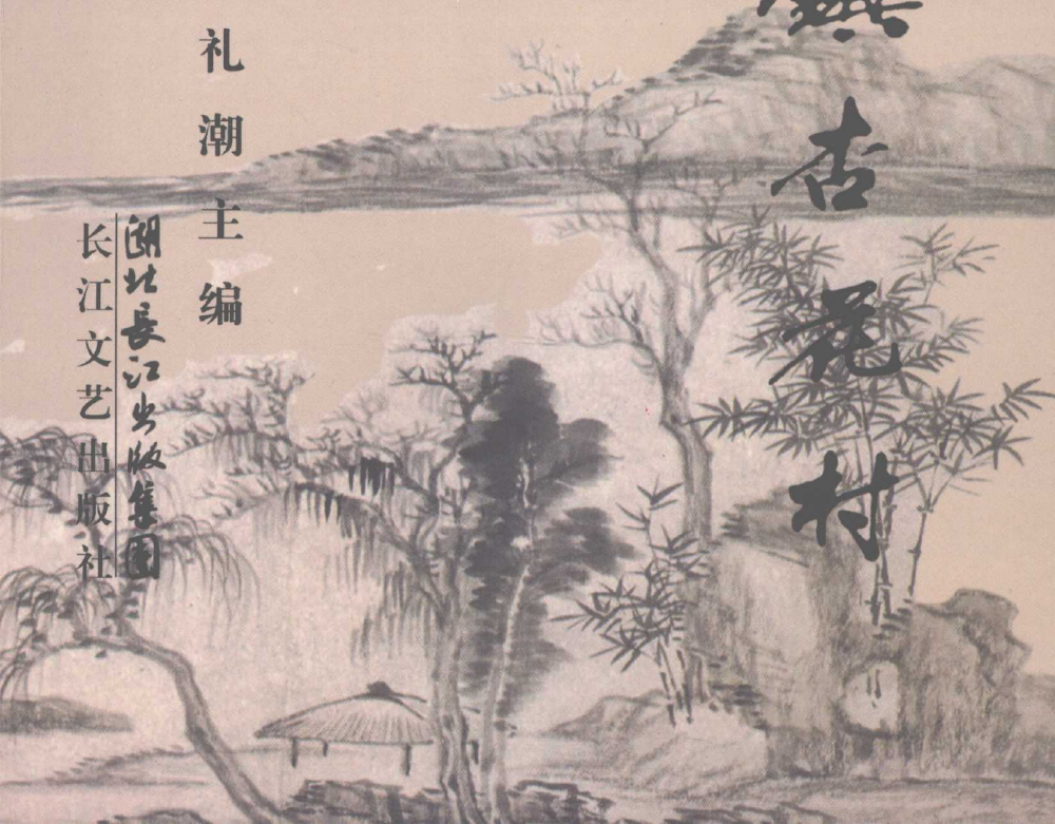


改亭古鎮杏花村

凌礼潮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杏花村古镇诗

邵弘生题

凌礼潮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亭古镇杏花村/凌礼潮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354—3643—6

I. 歧… II. 凌… III. 村史—研究—麻城市 IV. K29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472 号

责任编辑:毛 娟

责任校对:刘惠玲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麻城市天际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1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神品

一夜尋黃居案龍不獲方悟半

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須

一兩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

且告子細說與後取得即納還

却寄團茶一餅占之旌其好事

也
耕白

季常

廿六

苏轼手迹



此印名叫“翻天印”，又称“冥合章”。2007年4月，安徽人熊连司持印参加中华熊氏研究会，以证明其族源出麻城。此印是麻城古代丧葬风俗中道士唱醮时必须用的一种印章。这是麻城古孝感乡存在的实物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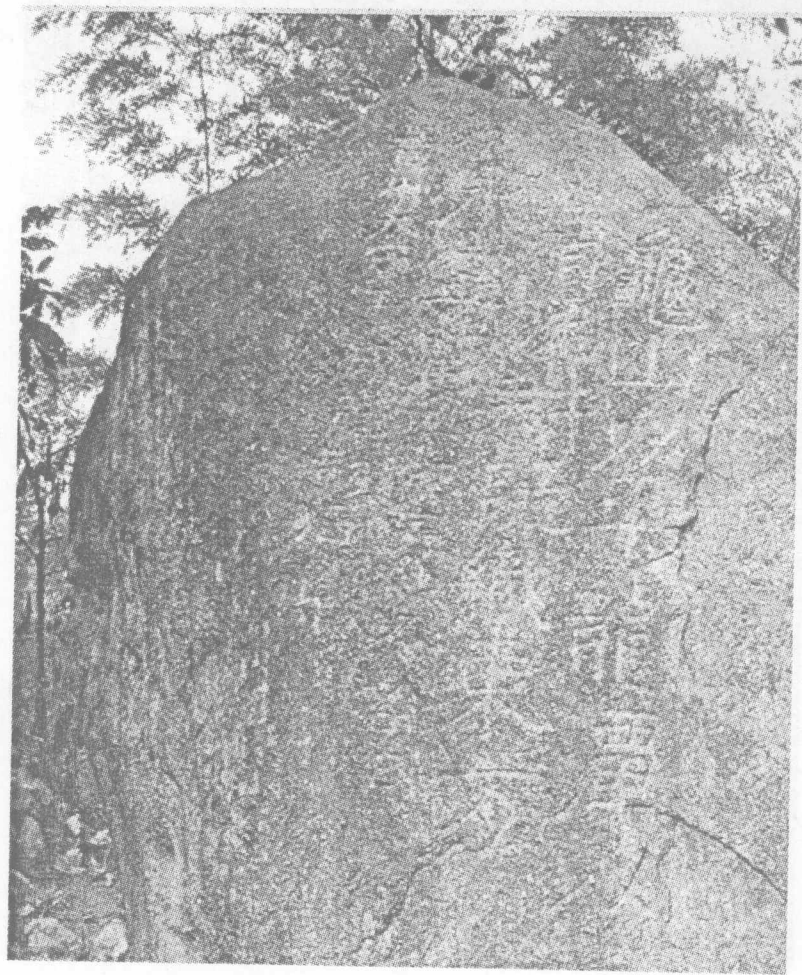


于成龙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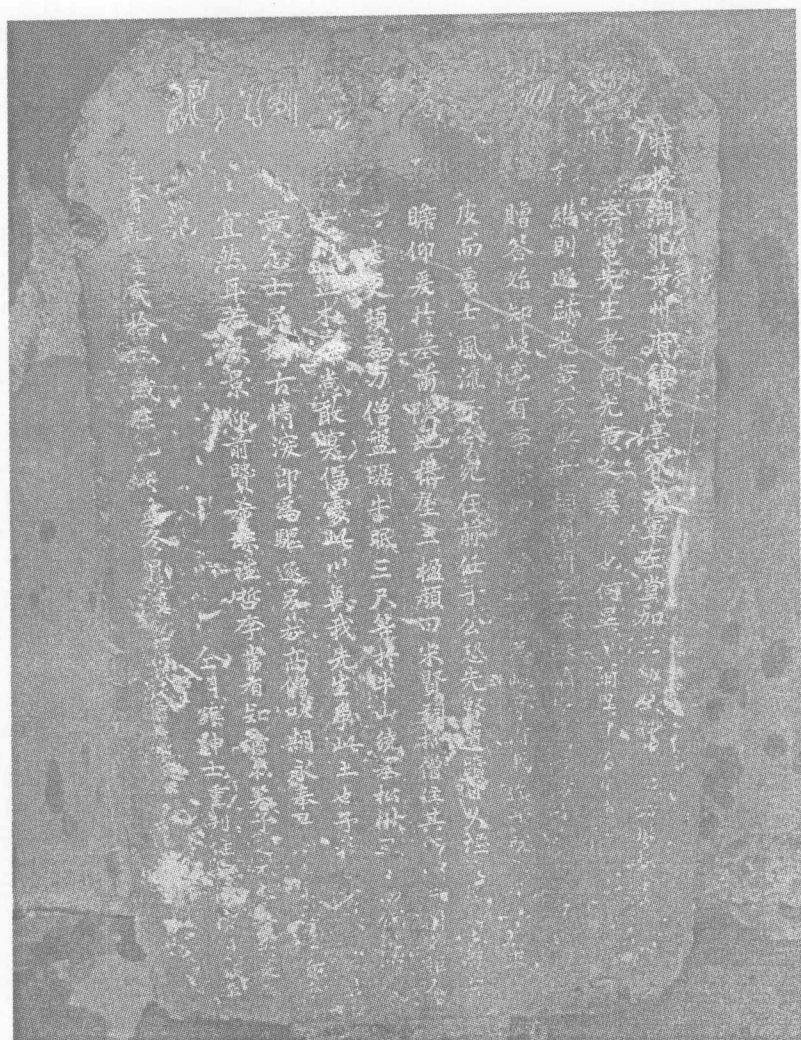
憶君貌骨如清秋每愛生涯不
畏頭有興報同難泰客無家
肯為稻梁謀

于成龍

于成龍行書手迹



于成龙勒石纪功铭



杏花村石碑

序：为麻城文化欢呼

麻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开寿

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形”，文化内涵是“神”。一座城市唯有“形神兼备”，才具备相当的魅力和竞争力。

我置身麻城，越发感到麻城文化资源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感到麻城山水的绿色生态、魅力天成，感到麻城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前景光明、大有可为，也越来越坚定了构建文化麻城、魅力麻城、和谐麻城的信心。

市政协主席凌礼潮同志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在李贽、梅国桢、麻城孝感乡等多个项目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他博学善思，治学严谨，亲自参与并组织一批文史学者开展歧亭镇杏花村的研究。通过博览古籍，遍观遗迹，小心考证，精益求精，终于完成了迄今为止对歧亭镇和杏花村人文历史最系统、最权威的整理和发掘。现在，这本《歧亭古镇杏花村》即将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在此，我谨向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凌礼潮主席等诸位学者倾注心血、凝聚智慧的开创性工作致以崇高敬意！

《歧亭古镇杏花村》为“杜牧杏花村在麻城”这一观点作出了极为可靠的论证，本书的出炉把杜牧杏花村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也为麻城文史资源的挖掘树立了一个样板，这对于推动麻城市、歧亭镇，特别是杏花村的文化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我到麻城工作一年多来，先后四次踏访杏花村。此前，真还不知道“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在麻城，也没想到杏花村有这么多的人文资源，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杏花村自古就是交通要冲、中心驿站，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杏花村就是麻城的一张文化名片。

就麻城全市而言，能与杏花村平分秋色的文化旅游看点还有不少。比如龟峰山，有“长寿之山，生命之峰”、“中华第一龟”、“华中杜鹃第一山”等美誉，是华中避暑胜地，山上留下了曹操、李世民、董必武等古今豪杰的登临足迹。比如五脑山，有麻姑幻化成仙的麻姑仙洞，也有著名道教胜地帝主庙。比如九龙山，那奇特的地质地貌，那幽远的民间传说，那古朴的柏子塔，使人倍觉神奇。比如龙潭湖，铭刻着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书讲学的风雨历程。比如将军故里、革命摇篮乘马岗孕育出26位共和国将军。还有东路花鼓戏、花挑、莲湘等极具特色的民间文化……

历史是一个城市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品位。麻城历史文化之昌隆自不待言，麻城旅游资源之丰富也毋庸置疑。而这些恰恰正是麻城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与宝贵财富。

近年来，麻城的建设日新月异，发展的态势激动人心。“一厂三路”的动工兴建把麻城拉入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纵跨南北的京九铁路、大广高速公路与横贯东西的沪汉蓉快速铁路、沪蓉高速公路四条国家高等级主干道在麻城境内呈“井”字形交汇，使麻城一跃成为中部地区新兴交通枢纽城市。麻城发展的最佳机遇期已经来临，麻城实现在全省率先崛起的平台已经搭建，麻城文化旅游走出大别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天时已经具备。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最好的载体。文化旅游业是

一个经济产业和文化事业水乳交融、有机互补的朝阳产业。立足麻城实际、张扬麻城特色、打造麻城品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这正是新时期麻城人应积极承载的历史重任。

市委、市政府决定：2008年春举办中国·麻城首届杜鹃文化旅游节。这不仅是发展文化，发展旅游，发展经济，也是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最佳载体。《歧亭古镇杏花村》生逢其时，我们呼唤麻城文化泉流奔涌。象征着麻城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现代文化的杜鹃必将繁荣灿烂，麻城这座人文昌盛、馨香久远的古城必将生机勃勃。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迎接那个更加美好、更富魅力、更具竞争力的新麻城。

前 言

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建县算起，麻城是一座具有近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其悠久的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后岗遗址的发现，将麻城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向前再延伸了六千年。

在考古学的分期中，将距今约一万年至七千年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个后岗遗址，就位于麻城西南举水河冲击平原上的歧亭镇，是整个鄂东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麻城市现有的十六个乡镇和三个街道办事处中，有文献可查的历史，就其源远流长来说，至今无有出歧亭镇之右者。有关歧亭镇最早的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的南宋时期，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卷76）记载：“赤亭城，县东南十里，有赤亭河。宋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置十八县，赤亭其一也。亦为赤亭蛮，西阳五水蛮之一。歧亭城，在县西七十里。齐、梁间为歧亭县，亦蛮县之一也。今为歧亭镇，旧与黄冈、黄陂连界，……”赤亭河即举水河，赤亭城即歧亭镇。宋元嘉十五年为公元438年，当时的歧亭，不仅是麻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其地作为县治的历史要比隋开皇十八年建立的麻城县早160年！

到北宋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麻城辖四乡六镇，六镇即歧亭镇、故县镇、白沙镇、永泰镇、桑林镇、永宁镇（卷5）。这六镇中，后五镇都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甚至连准确的位置都难以认定。唯有歧亭古镇，历经一千六百年的沧桑岁月，仍然生生不息，保留着那诗情画意、牧歌短笛般的田园风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歧亭之“歧”字亦作“岐”。古人多作“岐”，今人多作“歧”，麻城人全作“歧”。其字略有差别，其义完全相同。

歧亭的闻名和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是她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孔道，以“北控中天，东引吴会，屏蔽江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年代，无论是东、西晋，南、北朝，还是宋、金时期，地处江淮之间的歧亭镇，都是拉锯战的重灾区。和平年代，作为南北驿道上的重要馆驿，歧亭更是过往官员和文人骚客休憩和吟咏的所在。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外放黄州刺史的赴任途中，于歧亭的杏花村，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清明》诗。239年以后，宋代大文豪苏轼，又沿着杜牧的足迹，怀着同样惆怅的心情，来到歧亭古镇杏花村，留下了更多脍炙人口的诗章。而在此前，北宋名士陈季常已经隐居杏花村。他抛弃京城的豪宅名园、锦衣玉食，准备在这田园山水、酒肆牧歌中终其一生。又620年，一代廉吏于成龙，以黄州府同知的身份坐镇歧亭，留给后人大量可歌可泣的故事。

歧亭道上，那绵绵密密、让人断魂的春雨，在杜牧的感觉中是刻骨铭心的。特定的心情、特定的环境，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酝酿而成的那种感觉，恐怕是令人终生难忘的。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几乎浸润了诗人在黄州刺史任上两年多所有的诗章。让我们看看杜牧在黄州的诗句吧：“得州荒僻中，更直连江雨。”（《杜牧全集》卷1《雨中作》）“江郡雨初霁，刀好截秋光。”

(同上《郡斋独酌》)“雨暗残灯棋欲散，酒醒孤枕雁来初。”
(卷3《齐安郡晚秋》)“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
(同上《齐安郡中偶题》)“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同上《齐安郡后池绝句》)“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同上《兰溪》)最能引起诗人的诗思者，当然就是黄州的雨，以至在诗人调任池州刺史后，还在念念不忘地回忆黄州(黄州古称齐安)那“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卷3《忆齐安郡》)的情景。

与杜牧具有类似遭际、怀着同样心境，沿着杜牧当年的足迹进入麻城的苏轼，自然会发生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尽管诗人极力压抑着真实的情感，为了不让政敌因自己的落魄、失意、颓废而幸灾乐祸，他甚至努力想表现出一种轻松、自在的乐观情怀。“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二首》)，强装的欢快，更能让人体味出个中的落寞！果然，次年的正月，诗人终于将内心的真实感受脱口而出：“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杜牧不过是“欲断魂”，而苏轼呢，是“正断魂”！我们相信，这个感受，在他心中已经憋了整整一年之久！同年五月，苏轼又手书杜牧名篇《阿房宫赋》，“字大七分余，磬礴萧散”(参阅本书《陈季常交游年谱》)，是以杜牧自况，还是借以排遣自己落寞的思绪，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绍圣四年(1097)，又一位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沿着苏轼的足迹，到歧亭来看望陈季常。在歧亭小住后，前往麻城的故城镇，留下了《发歧亭宿故镇》诗三首。张耒也是被贬谪到黄州来做官的，加之来歧亭时正值秋天，心情自然不好：“流年去荏苒，客路何逶迤。驰担终未卜，永负山中期。”(其一)心情不好，看到的景色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森森松竹林，夹道散疏影。阴风留暗壑，白露蒙朝岭。”(其二)“润冲石上云，冷踏松间月。”(其三)听觉和感觉呢？是“耿耿村鸡

鸣，坐感单衣冷”。都很美，但很冷！

歧亭的闻名，更与中国移民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元末明初直到清代，县城以南至歧亭一带，一直是大规模移民的中转站和集散地。明初，麻城分孝感、仙居、太平、亭川四乡，其孝感乡的中心区域就在歧亭。时至今日，我们遍查麻城各民族的家谱，几乎百分之八十左右都记载着从江西迁来。而四川、重庆来麻城寻根问祖的人群，每年都络绎不绝。

沿着歧亭古街往南走到尽头，有一条干涸的小河，河岸陡峭，河床很深，一个已废弃多年的码头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移民们就是在这儿坐上小船，经举水、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进入巴山蜀水，寻找可以安居乐业的栖身之地……

清代的歧亭，依然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商铺栉比，熙熙攘攘。笔者最近偶然发现一通清代残碑，为“湖北升用道黄州府正堂”（括号中的字为笔者根据碑文推测的）的告示，大意是：歧亭镇太极、宏杨、永盛、宏盛、义合、天顺、亿顺、和顺、祥义等商铺，联名上告戎府三班衙役赵宏等人，“每逢岁杪，哄市抽风，稍拂恶欲，即凌辱百（般）。”商民们为免遭骚扰，只好忍气吞声，遂“于去腊收钱四十串，先期趸交。恶（指赵宏）等坚执不允，旋有街绅吴清臣从中加钱二十串”，但赵宏等仍嫌太少，于是带人“蜂拥塞市。先由太极、宏杨、永盛等铺，沿门勒索，凌辱叫嚣。通镇见闻，惊天吓地。”商民们呼吁无门，“通给之则欲壑难填，不给则欺凌难受。情迫汤火，势若倒悬。”于是，星夜赴黄州府投诉，恳请“迅赐檄移戎府，严惩蠹（役）。并恳（告）示，永远禁革。”黄州府准诉，于是就有了这通告示碑。碑文上部和下部均残，中部保存基本完好。款识只剩“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歧亭镇”字样，考清代皇帝在位超过二十六年的有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四朝。据藏碑老人回忆，其家旧址为黄

安（今红安）会馆和黄陂会馆，日寇轰炸歧亭时，将两会馆完全炸毁。残碑即得于瓦砾中，珍藏至今。从碑刻的成文看，当为道光或光绪两朝之物。其时的歧亭，为黄州同知驻地，歧亭人把同知衙门称为“二府衙门”。邻县商会都在此设立会馆，可见其为商贾云集、八方辐辏之地，其规模之可观，难怪其滋生出类似于今天的黑社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国民党为了阻止已经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继续南下，在歧亭九螺山部署了第56师第490团一个营的兵力。十月八日傍晚十时，我一纵一旅二团对九螺山发起攻击。守军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二团在北面细柯家冲岗上架起大炮，轰塌九螺山的机枪阵地。担任投弹的一班突击到围墙下，翻越围墙后只剩下二人，他们在九螺山娘娘庙西北角突然向敌开枪，部队迅速冲上山头，展开白刃搏斗。国民党军抵挡不住，逃下山来，慌乱之中，南窜至余家寨对面的李家潭。二团穷追不舍，敌一部分缴械投降，一部分坠入深潭淹死。战斗之惨烈，歧亭人至今难以忘怀。

歧亭是不幸的，她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

歧亭是幸运的，她拥有着太多的辉煌和传奇！

一首《清明》诗，让多少文人骚客空有诗兴而不敢贸然题诗于壁；一声“河东狮吼”，激发了一代代剧作家们敷演传奇故事的冲动和灵感；一部电视连续剧，再一次使歧亭镇“地以人名”，同于成龙一起让妇孺皆知。

然而，歧亭镇更大的幸运在今天，她将迎来一次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遇——麻城市委市政府已将歧亭古镇杏花村的开发纳入了全市旅游开发的总体规划！这部小书，将成为歧亭镇旅游开发的前奏。它将全面搜寻和整理歧亭古镇所有已为人知和难为人知的厚重历史底蕴，首次将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它将一改以往视众多“杏花村”争夺《清明》诗所有权而沉默不语的自我陶